



单亲妈妈，只身闯电诈园区

19岁少年叶文斌的一次“出門旅行”，成了母亲费女士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。2025年7月28日，他向母亲告知将与同学结伴前往南昌旅游，脚步却悄然辗转云南、广西两地；十天后，这份偏离预设的行程彻底断联，线索最终指向遥远的柬埔寨。

为寻回儿子，同年12月，费女士孤身踏上前往柬埔寨的寻子路。在当地辗转一个月后，她于近日返程回国。

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，费女士复盘了这段充满波折的经历：见过多名从电诈园区脱身的人，收到要求下架寻子视频的匿名信息，甚至只身闯入电诈园区……

此前线索显示，叶文斌疑似被以16万元的价格转卖，照片中还可见伤痕。当地华人黎先生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，由于无法锁定叶文斌可能被困的园区位置，寻人如同“大海捞针”，“他已经挨打了，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他的生命安全”。

疑被转卖

2025年10月，一条源自境外社交软件群组的消息，让费女士瞬间陷入崩溃。

群聊截图显示，有人发布“转卖猪仔”的信息，明确标注“叶文斌，19岁，因无业绩、不服从管理，10万元从蛇头处购入，含近期开销现16万元出售，一手交钱一手交人”。

费女士确认，照片中的人正是儿子叶文斌，他的手臂、面部有明显伤痕。但没等她深入追查，仅过了几天，这条唯一的线索便已下架。

叶文斌是江西上饶市铅山县人，3岁时父亲不幸离世，此后全靠母亲费女士独自拉扯他和兄弟长大。

2024年，叶文斌从上饶一所职业高中毕业，先在南昌地铁站做了半年实习安检员，之后回到老家，陆续尝试过外卖配送、养老护理等工作。在费女士眼中，儿子从小就懂事乖巧。

因此，叶文斌跟她说“想和同学去南昌玩几天”时，费女士没有多追问。

这次看似普通的出行，成了母子俩磨难的开端。

2025年7月30日下午，一名自称云南边境工作人员的人，用叶文斌的微信给费女士打来了语音电话，告知她叶文斌试图出境。不过，该人员不愿意提供自己的工作座机或者个人手机号。

当晚，费女士和儿子进行了最后一次视频通话。“我问他怎么会在云南，他说就是同学请客旅游。”费女士回忆，因为儿子之前也请过这位同学外出旅游，她便没有起疑，只是反复叮嘱儿子注意安全，要求每天跟自己报备行程。

那次视频通话中，叶文斌始终未透露自己身处的环境，费女士没多想，但顺手截了几张母子同框的照片。

其中一张照片里，儿子正用手按着脸部的“酒窝”处。后来她把这些照片发到网上求助时，有网友提醒她：“按着‘酒窝’，或许是‘救我’的谐音。”

起初，叶文斌确实按约定每天向费女士报备：分享过西双版纳的风景照，也发过丽江古城区的定位……可这种“安稳”没持续多久。2025年8月7日后，叶文斌的微信再也没传来消息。

警方调查梳理出的轨迹显示，叶文斌曾从云南普洱前往昆明，再到西双版纳，之后在广西靖西“消失”。他出行同伴的最终去向，则指向了柬埔寨。

自那以后，费女士彻底失去了儿子的消息，直到那条境外社交软件群聊的出现。

赴柬寻子

从未踏出过国门的费女士为了寻回儿子，于2025年12月5日孤身前往柬埔寨金边。

出发前，她曾两次遭遇疑似“寻子线索”的对接，却都以失望告终。

费女士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，第一次对方开价20万人民币，原本约定见到孩子再付钱，后续却突然要求先付款，出于警惕，她没敢答应；第二次对方报价3.5万美金，还说人已经到楼下了，却坚决不同意她找的第三方拍照确认，最后对方以“耽搁时间太长”为由告知她，

孩子已经被再次转卖。

自始至终，她都没机会和孩子通上一次话、确认一句平安。

第二次对接发生在她启程两天前。“如果是我自己去，就能确认是不是我的孩子。”

费女士在网上结识了一名愿意提供帮助的华人，抵达金边后，她落脚在这名华人经营的酒店里。

当地多名华人向中国新闻周刊明确了一个关键难题：想把叶文斌从园区“捞”出来，首要前提是确定他被困在哪个园区，否则一切都是“大海捞针”。

一个失联者的家属群里曾传出一丝线索。“那个人自己被卖过3个园区，后来因为当地打仗才跑出来的。他在第二个园区见过我孩子。”据费女士回忆，此人还提到，叶文斌和别人“不一样”，头部被人用黑布套了起来，所以他多注意了一下。“但因为穿着衣服，看不出来身上有没有伤。”

结合之前了解到的信息，费女士查到孩子疑似是在第二个园区所在的木牌地区失联的。

但多年在当地协助被骗人员脱困的华人王昊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，仅靠这一点根本无法锁定叶文斌的具体位置：“木牌是很多人最初和家里失联的地方，这里更像一个‘中转站’，想在这里找到人几乎不可能。”

那段时间，恰逢不少人从园区侥幸逃出，费女士一边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一边趁机挨个询问：“有没有见过我的孩子？”可依旧杳无音信。

进入园区

在柬埔寨的一个月里，费女士几乎穷尽了所有可能——求助大使馆、联络多个商会会长、对接当地协助被困者的华人……她见证了多人从园区逃脱，最终却下定决心，涉险进入园区探寻线索。

“有个园区负责人在国内社交媒体上私信我，说和我是老乡，被我的寻子经历打动了，还说自己经济条件好，不会骗我的钱。”费女士回忆。

对方多次向她发出邀约，尽管身边人都极力劝阻，她还是决定“赴

约”，“我想救孩子的话，一定得和这些人接触”。

“他开着一辆车窗贴了黑膜、看不清内部的现代轿车来接我。从金边出发不到两个小时，车子穿过一道铁门驶入一个院子，直接开到一栋楼下，随后我跟着他进了‘公司’。”费女士说，园区里一栋栋楼房整齐排列，里面的人都坐在电脑前“工作”，表面看上去毫无异常。

但当她在这位负责人的办公室里看到一把枪时，瞬间便清醒过来。

让费女士意外的是，这位负责人表现得十分“坦诚”，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招聘员工从事电诈工作，有时也会花钱买人。

“他说园区里有自愿过去的人，每天正常上班10到12个小时；但被买卖过去的人就像私有财产，每天要工作16到18个小时。”费女士转述，对方还提到“老板不打人，但部分管理人员会体罚员工，至于体罚严重程度，他们‘并不清楚’”。

最后，这位负责人承诺，会发动身边的人帮忙寻找叶文斌的线索。

“首要前提是确定叶文斌所在的具体园区。能报警就尽量报警。”但据王昊观察，这两年在当地“捞人”越来越难，“一年多以前，大部分人通过报警等正规程序就能被救出来，现在这个概率足足降低了一半。”

王昊说，在一些情况下，家属能对接上园区，双方协商。“两边谈好价钱后，我这边派人进园区确认人在，然后付款放人。”

面对费女士的求助，另一位在当地生活多年的华人黎先生也直言无奈：“目前可行的办法不多，除非园区主动放人，或者孩子自己跟园区协商、向外发送求助信息，否则我们很难发力。”

寻子途中，费女士还遭遇了匿名人士的“捉弄”。对方声称叶文斌在缅甸，还称其“已伤残”，要求她先下架个人账号上的寻子视频，才愿意“谈条件”。

多名华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，在柬埔寨被转卖的“猪仔”，并非只会被留在当地，还有可能被转移到周边其他国家，这更增加了寻人的难度。

但当费女士按要求下架视频后，对方却再无音信。

在王昊看来，想要保障被困人员的安全，“家属仍需要持续曝光，热度不减，逼着园区把人送出来，没有退路”。但也有当地华人向费女士表示，“可能是舆论有点大，导致园区把叶文斌控制得更紧了。”

1月4日，中国驻柬使馆发文再次提醒广大中国公民：所谓海外“高薪招聘”信息，很多涉及网赌电诈、黄赌毒等灰黑产业，一旦身陷其中，极易遭到非法拘禁、暴力虐待，甚至面临生命危险。切勿轻易听信传言，以自身安全甚至生命为代价铤而走险。

此外，据中国驻柬使馆公众号，综合柬媒报道，1月6日，金边市市长坤盛要求警方、宪兵以及全市14个区政府，持续加大力度打击电诈，坚决取缔各类赌博活动，全面清除辖区内违法犯罪行为，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社会治安与公共秩序。

“能跑出来的人都万里挑一，需要很好很好的运气，这就是我去到那里也没结果的原因。”费女士称，她将稍作整顿，再想办法找到自己的孩子。

(文中王昊为化名)